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# 如玉赌坊

3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# 如玉賭坊

3

(台灣) 司馬紫烟 著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

## 目 录

- 四十一 迷情鬼影 ..... ( 633 )
- 四十二 血案疑踪 ..... ( 652 )
- 四十三 僵尸邪道 ..... ( 673 )
- 四十四 龙游浅水 ..... ( 694 )
- 四十五 因妒成恨 ..... ( 712 )
- 四十六 阴阳无道 ..... ( 732 )
- 四十七 追月无情 ..... ( 751 )
- 四十八 惊魂魅影 ..... ( 771 )
- 四十九 彩凤柔情 ..... ( 793 )
- 五 十 神偷传人 ..... ( 816 )

## 四十一 迷情鬼影

初夏。

在这艳阳高照的中午，即使是这条两旁种植着成荫的大道，这个时候也难得看到有人在路上行走。

由自在，无拘无束地清闲几天。

白玉为楼两淮天，  
万里江山我独行。

像独孤千里这样统领着数千儿郎的大龙头，他的安危自是重要，也因此为了这次“独行”，他几乎和堂口内的一干重要头领闹得要翻脸才得以成行，所以他懊恼归懊恼，却一点也不后悔。

毕竟自从娶了夏竹霜与伊娃两位如花美眷后，他还是第一次有这机会“清静”一段日子（两位老婆全都回娘家探亲）。

那么他又怎么会那个比老婆还烦的赵为龙跟在身边？

再说他这次出来只是去参加一个喜宴，而且地点离“大悠河”的“白玉楼”来回只有四五天的行程。

若说有什么人要找碴，人家也不会傻得跑到自己的地盘内找死吧！

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喝完了喜酒却遇上这档子神奇古怪的事情，而弄得他现在想要找个使唤的人都没有。

事情的发生在前天的喜宴上。

喜宴的主人姓邱叫邱为善。

人如其名，还真是一个乐善好施，名声在外的大好人。

邱为善是个地主，家境富有，惟一的遗憾是老伴早逝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叫邱巧儿，喜宴就是邱为善为嫁女儿而办的。

说实在的，独孤千里一向很不喜欢参加酬酢。

然而他纵有一百个理由不想参加这次的婚宴，但为了已经早已答应“证婚人”的要角，他也不得不在婚礼举行前赶到。

婚礼的进行一切遵循礼制，也极尽铺张奢华。

大地主嘛，又是惟一的掌上明珠，当然办得有声有色，热闹至极。

然则独孤千里却始终心中有个疙瘩。

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新郎，而和新娘子拜堂的只是一块牌位。

对于这种“人鬼联姻”的喜宴，独孤千里听是听过，却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会来参加，而且还站在堂前替“他们”福证。

喜乐声中，独孤千里几乎在手足无措的情形下让对方行礼如仪，而他事先准备的一些吉祥祝福话却一句也没用上。

因为他实在说不出口，更想不出其他的代替语。

毕竟他不知道要如何去祝福这对“新人”去“百年好合”，又要人家怎么去“白头偕老”？

食不知味的吃完了喜酒，独孤千里等所有的宾客全都送走后，他找到了邱为善。

邱为善当然知道独孤千里没有走的理由。

他在独孤千里紧紧地盯视下，不觉废然一叹，老泪纵横道：“大龙头，我明白你有许多的疑问，我何尝不也是呢？”

独孤千里奇怪道：“我的疑问是你怎么会做这种荒唐事？而你的疑问是什么？”

邱为善道：“我也是没办法啊！巧儿她坚持要这么做我又能如何？一女不事二夫，好马不配双骑，这可是我从小就教给她的。”

“荒唐。”

独孤千里道：“那只是要她‘从一而终’，可没有人要她去嫁给一块牌位啊！”

邱为善唏嘘道：“我当然也这么说了，可是她却告诉我玉郎人虽死了，但他的鬼魂却没走，时时刻刻都陪在她身边，而且我也亲眼见过，你又叫我怎么反对？”

独孤千里瞪目道：“老邱，你简直是危言耸听了。”

邱为善正色道：“大龙头，我虽然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但绝不

相信无稽之谈。若不是我真的看到玉郎的魂魄，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这件婚事啊！”

独孤千里皱着眉头。

他真想臭骂对方一句“活见鬼”了。

可是一想到人家告诉自己正是见到了“鬼”后，他也只是头皮发麻的要邱为善说出事情的经过。

邱为善有着掩抑不止的恐惧。

他娓娓说道：“玉郎与巧儿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玉郎是我家长工之子，父母早亡，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从不会拿他当下人看的，事实上那孩子也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也肯上进，帮了我很大的忙……”

脸上渐渐有了惊恐，邱为善继续道：“两小无猜，到长大后的日久生情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也从来没反对过他们在一起，甚至于我还亲口答应他们等过两年就替他们完婚，谁知道老天爷就那么残忍，就在一个月前玉郎好好的突然就暴毙在床……”

“暴毙？”

邱为善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，无病无痛地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

“说下去。”

“玉郎死后巧儿自然是伤心欲绝，整日以泪洗面，我这做父亲的除了把丧事办周全外也只能尽力地开导她，要她不要太过悲痛，谁知道半个月前巧儿突然告诉我玉郎没死，还和她在夜里相聚。

我起先以为她是思念过头产生的幻觉，想喝斥又不忍，只好随听随忘没放在心上……直到她告诉我她要和玉郎完婚，我才感觉到不对。”

“你就立刻答应她了？”

邱为善叹息道：“我怎么会？我告诉她那是不可能的，一个活人怎么能够去嫁给一个死人？巧儿却仍然口口声声说玉郎没死，每天晚上都会来找她，我一气之下就告诉她说除非她能证明给我看，否则我绝不会答应，结果……”

独孤千里知道邱为善绝不可能去说谎话，他开始觉得手心已冒出冷汗道：“结果你真的看到了玉郎？”

邱为善点头道：“那天晚上我就在巧儿的房间里，亲眼见到玉郎的出现，虽然他的眼神呆滞，脸上毫无血色，也不说话，但我知道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有形体的鬼魂，我当场就吓昏了过去，整整在床上病了四五天。”

“病好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再加上巧儿告诉我她已经和玉郎有了肌肤之亲，今生绝不嫁，我也只有成全这一段人鬼联姻了。”

独孤千里江湖打滚多年，手中“追月”长剑斩敌无数，听完了邱为善的话也不禁背脊一阵阵发寒。

然而要他相信这世间确有鬼魂之说，他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认同。

于是他征得邱为善的同意，为了证实一切，也顾不得道不道德，悄然地来到了洞房外面。

以他这样的武功高手，听力自是超人一等。

他并没有十分靠近门口，就在暗夜听到一声声令人脸红耳热的声音清晰地传进他的耳朵。

他是过来人，当然明白房里的人正做着什么事。

也因此他也差点没当场晕倒。

如果说这真的是一个“正常”的洞房花烛夜，那么房里有这些美妙悦耳的声音传出，自然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奇怪，可



是——

因此独孤千里冲回到邱为善的房间后，他连连喝下三杯烈酒，犹无法制止那来自内心深处的阵阵颤栗。

邱为善看到这个名震江湖，跺跺脚地都要为之一动的武林巨擘，也会有这样失常的样子，他已明白他发现了什么。

“玉郎还在房里对不对？”邱为善道。

独孤千里头大如斗道：“这……这真是很荒谬，太玄奇，太……太不可思议了……”

“大龙头，连你也亲眼目睹了，你想即使是人鬼殊途，我又如何能禁止他们在一起？”

独孤千里沉默不语。

因为他实在不知该说什么。

也不知该去如何回答这个已超乎他知识范畴以外的问题。

什么样的困境他都遇过，再如何难缠难斗的敌人，他也都有信心打败。

然而要他对付一个来无影，去无踪的鬼魂，去斗一个让人一想起就觉得恐怖的幽灵。

饶是独孤千里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本领，在两淮地面上能够呼风唤雨，他也连一分把握也没有。

他内心深处甚至于有一种想逃的感觉，离开这个邱为善的家，离得愈远愈好，最好永远也不要回来。

如有可能，他更希望他自己从来就没有认识这邱为善，也从来就没有参加过这个“活见鬼”的喜宴。

一整夜，独孤千里就在惶悚里一杯接着一杯喝着酒，拼命地想要去忘掉这荒诞不经的恐怖婚礼。

然而直到天亮他还是无法挥去已经深入他脑海里的这个梦魇。

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漫长也最难过的黑夜。

天亮的时候，独孤千里被正好射入房中的一线强烈的阳光从噩梦里唤醒。

他忽然想到朗朗乾坤岂有鬼怪之说？

即使世上真有一些玄秘无可理解的事情，他也必须要弄得一清二楚不可，要不然独孤千里竟然连“鬼”到底是什么都没看见，就被吓得落荒而逃。

这件事要传出了江湖，他以后也就别想再混，要拿什么去统领“白玉楼”数千儿郎？

放下了酒杯，独孤千里倏地站起就推门而出。

他一直来到新房门口，就站在庭院中等着。

仿佛过了很久，也仿佛只等了一下，那两扇紧闭，门上贴着两个大红“喜”字的空花格门“伊呀”一声打了开来。

独孤千里眼中一亮，他看到巧儿一身鲜红，喜气洋洋，脸上充满着一种幸福的表情袅袅走出。

巧儿长得还算清秀，白白净净，明眸皓齿，大约在四五年前独孤千里曾经见过一面，那时候她还是个黄毛丫头，曾几何时已出落得如朵花般而且为人妇了？

似乎没有想到独孤千里会站在庭院中，巧儿呆呆地望着对方。

独孤千里含着笑容。

他上前一步道：“早啊！巧儿。”

“早……独孤叔……叔……”

独孤千里也不太习惯如此被人称呼，尤其被这么大的女人如此称呼。

然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虽然他与巧儿的年纪相差无几，又不

能不接受这样的称谓。

独孤千里窘迫得搓着双手，道：“我……昨天晚上多喝了两杯，再加上换个环境难以成眠，所以……所以就趁着早上空气好出来走一走，没想到逛着，逛着就来到这里。”

对于这样的解释独孤千里自己听了都觉得难过，巧儿却不以为意道：“谢谢您能参加我的婚礼，替我和玉郎福证。”

独孤千里一点也看不出巧儿有什么异样的地方。

甚至于提到“玉郎”，她脸上还掠过一抹红云，显得如此娇羞，又如此心欢满足。

独孤千里微皱着眉，讷讷道：“玉……玉郎他……他还在吗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巧儿毫不掩饰道：“我想爹一定已告诉过你，他都是人黑而来，天没亮就走。”

即使是心中早有所备，但由巧儿亲自说出这么诡秘的经过，独孤千里仍然听了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巧儿轻轻一叹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难以相信我说的，但这一切都是真的，虽然玉郎在一般人的认为他已死了，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仍实实在在地活着。”

巧儿语音一顿，转头道：“我想你已经看到了我现在的样子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我和玉郎都很感激你，如果你想要劝我一些什么，或者你有一些我们不能接受的好奇问题，那么请你留在心里，我不希望，真的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目前的生活。”

苦笑着，独孤千里有种做贼当场被人抓住的感觉。

也因此他心里的许多话想问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
巧儿说完了这些，微颌首就转身离开了，态度已经很明显，她是真的不愿意来多谈自己。

发着怔，独孤千里望着她的背影消逝，他发现虽然从巧儿口中已问不出什么，但却有了种冲动，他非要去揭开这活人怎么去和死人做夫妻的秘密。

要在这一大片坟场里找一座新坟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

独孤千里告辞了邱为善，他并没有回去，骑着马就拐到这附近的乱葬岗。

几乎没有费什么力，他就在乱石丛中远远地看到一座看来很新的坟头。

下了马，他慢慢地朝着那座新坟走去。

纵然在大白天，处身在这全是埋葬死人的坟堆里，哪怕是烈日高照，也会给人有种阴森及凉嗖嗖的感觉。

独孤千里走过许多残破甚至连棺木都露了出来的坟堆，终于来到了那座新坟前面。

灰色的大麻石，刻着“陈玉郎之墓”五个红色的拳大正楷，没有落日期，也没有立碑人的名字。

独孤千里怔然的望着这座新坟，他知道他找对了地方。

坟前有烧剩下来的残香冥纸，一阵轻风吹过纸灰突然扬起，更凭添了几许诡异悚人的气氛。

独孤千里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，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是不是这个陈玉郎地下有知，想要显示什么？

虽然独孤千里从来不信鬼魂之说，但他却相信这世界上有许多人们难以理解的神秘现象一直存在。

合手在墓前膜拜了一下，独孤千里便绕着坟堆走了一圈。

他仔细的看着土堆，心中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，要不要检视一下地下是不是有副棺材？而棺材里是不是仍然躺着陈玉郎这个

人？

入土为安，如果再開棺驗尸，這對死人是極大的不敬。

思之再三，獨孤千里還是放棄了原先的目的——挖墳探尸。

既然不能褻瀆死人，那麼又要如何釋去心中的疑慮？

獨孤千里委實兩難，為這困擾的問題而陷入沉思中，人就怔然的站在墳前動也不動。

突然一個冰冷的聲音在身後響起。

“你到底想幹什麼？”

獨孤千里為這突來的聲音嚇得心中一跳。

急忙回頭，他就看到巧兒手裡挽著一個竹籃，竹籃裡裝著香燭供品，一張臉寒峻得可以刮下一層霜來地瞪著他。

獨孤千里垂眼低頭訥聲道：“我……我只是路……路過……”

巧兒一點情面也不再留，她冷聲道：“路過？大龍頭，你要回‘白玉樓’的路在東邊，這一西一東相反的方向，你不覺得你是在睜眼說瞎話嗎？”

這一輩子里，獨孤千里真是很少碰到有人敢用這種咄咄逼人的語氣和他說話。

他長得本來就嫌生嫩的臉，一下子變得通紅，就像一個做错事的孩子，腼腆道：“巧兒，我……我承認我是在撒謊……”

巧兒放下了手中竹籃在墓前，她站起身道：“難怪玉郎昨天晚上告訴我你今天一定會來這裡，你懷疑什麼？懷疑我有病？還是懷疑這一切？”

獨孤千里又是心中一跳。

連自己今天會來這裡，這個陳玉郎都能未卜先知，獨孤千里只感到寒意陣陣起自內心深處。

獨孤千里苦笑着道：“巧兒，你也念過幾年書，該明白‘子不語怪力亂神’這句話。”

巧儿鄙笑道：“你也更该听过一句话，‘生死人而肉白骨’，就因为我对玉郎用情至深感动了天地，所以他虽然死了，可是魂魄却舍不得离开我，难道你就这么看不得人家两情相悦？”

独孤千里叹着气，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这个意……意思……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好奇心作祟？”

巧儿嗤声道：“大龙头，我求求你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管我的事？你的任务已了，现在能不能请你离开这里？”

一时语塞，独孤千里好半天被对方逼得说不出话来。

最后他只能摸摸鼻子，窘然道：“巧儿，不管怎样，人鬼殊途，这……这总是不正常的……”

“是吗？那你认为玉郎会害我？还是会害别人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，总之阴阳两界，这一切太诡秘也骇人听闻，你应该摆脱他的纠缠。”

巧儿跳了起来叫道：“独孤千里，你不觉得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？你是谁？十殿阎君？”

独孤千里摇头道：“我只是站在与你爹是朋友的分上给你提出忠告，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希望你能不再执迷。”

“长辈？”

巧儿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当你今天早上在我门口出现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把你当长辈看了，虽然我以前是那么尊敬你。”

想到人家果然没有再称呼过自己为“独孤叔叔”，独孤千里已然明白自己还真的已成了“猪八戒照镜子”，自找难看。

望着涨红着脸被激怒的巧儿，独孤千里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管得太多。

他无奈地低叹道：“好吧，算我真的多事，很抱歉惹得你生气。”

巧儿一点也没有气消的样子，她“哼”了一声就自顾自的蹲

下身，把竹篮子里的香烛供品一样样的摆好。

独孤千里没趣的只好转身离开，脑子里想着的全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奇事。

本来独孤千里若就这样回“白玉楼”也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。

可是他却在精神恍惚下骑着马竟然忘了回头，等到发现走错了路，他已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庄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庄，十几户红瓦砖墙的人家依山傍水聚居在四周一片高粱地里，宽广平坦的打谷场上几个光着屁股的小孩子正追逐着戏耍。

正当独孤千里准备进入村庄找户人家讨碗水喝的时候，一列送葬的队伍突然由庄内缓缓走出。

四周人抬着一口薄棺，棺木之后跟着一个披麻带孝的妇人，大老远的她抢天呼地的哭声让人听了不觉心中一酸。

带队的是一个身穿卦袍的道士，道士一手拿着桃木剑，一手摇着“招魂铃”，也听不见他口中念叨着什么，前行开道。

而道士之后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头上绑着白布条，手里拿着一根竹竿，竹竿上亦系着白布，上面写着“魂兮归来”，另外一个手里捧着牌位。

没有吹鼓手，也没有其他的人送葬，看来这户丧家家境也穷得令人难过。

把马牵到路旁，独孤千里神情肃穆地准备等这一列队伍过去后再进入庄里。

近了。

当队伍来到跟前，独孤千里看清楚那个煞有其事的道士后，他几乎忍不住要笑了出来。

没别的原因。

因为他认识那个道士，更想不到事隔多年这个人居然会改了这一行。

那个道士长得一副獐头鼠目的模样，年纪约莫四十来岁，脸上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有一口大且黄的板牙。

开合之间口水像下雨般的乱喷，和他说话的人若靠近些不打把伞，铁定过不了多久全身都会湿透不可。

那道士显然没有一点敬业精神。

他一面走一面眼睛到处乱瞟，一会回头看看跟在棺木之后长得几分标致的未亡人，一会抬头望天无聊之极的看着一群群南飞的雁鸟。

当他突然看到立在路旁的独孤千里后，他脸上的表情先是一阵迷惘，继之而起的是惊怔。

然后他像看到鬼般停了下来，差点被身后跟上来的人撞得踉跄跌倒。

独孤千里微微一笑点了点头。

那道士这才惊叫着冲了过来：“我的老天，大……大龙头，是你！真是你吗？”

独孤千里看到送丧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地停在原地，他连忙摇手道：“李桂秋，你先忙你的吧。”

回头望了一下，这李桂秋也妙得很，他把道冠一摘，三两下就脱掉身上的袍子，然后回头对着那个手捧牌位的大小子道：“喂，你们自己去墓地，道爷今天有事，这笔生意不做了。”

抬棺的傻了。

那披麻带孝的母子俩更傻了。

连独孤千里都为这李桂秋突然的举止给怔在当场。

李桂秋二话不说，拉着独孤千里的马就一面走一面道：“大



龙头，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地喝上一杯。”

独孤千里哭笑不得道：“这……这不太好吧，说什么你也要把人家送到墓地呀！”

李桂秋愈走愈快，他低声道：“管他妈的那么多，大不了以后不接这个村庄的生意。”

马被人牵着，独孤千里只能无奈地对着那些发怔的丧家歉然一笑，然后急急追去。

这是一间破败的山神庙。

也不知道这李桂秋哪来的本事。

他不但弄了一坛酒，还居然弄了一些卤味小菜。

“大龙头，让你在这种地方喝酒，实在汗颜。”李桂秋用两个大碗斟上了酒道。

独孤千里席地坐在李桂秋的对面，笑着道：“不错了，在这荒郊野地还能有这种场面。”

李桂秋干了一碗酒道：“这附近我熟得很，这点吃喝算得了什么，倒是能和大龙头相遇这才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呢！”

浅喝了一口碗里的酒，独孤千里道：“我也想不到会在这碰到你，咱们已有三、四年没见了吧！”

“整整四年喽！”

李桂秋道：“要不是四年前大龙头仗义援手，我李桂秋早他妈的栽在黄河边，让‘黄河三妖’那三个王八蛋给摆平了。”

原来独孤千里结识李桂秋是在四年前的黄河渡口。

那时候李桂秋正被“黄河三妖”追杀得无路可逃，独孤千里正好经过，见“黄河三妖”带着手下围杀他，便挺身而出救了对方。”

等到事后他才知道李桂秋也不是什么好路数，他与“黄河三